

# 凉面记忆

○ 孙殿楦

今年夏天似乎更热一些，我中午常自己在家吃饭，偶尔做凉面吃。我做的凉面简单至极，与临清有名的什香凉面有天壤之别，但我吃得津津有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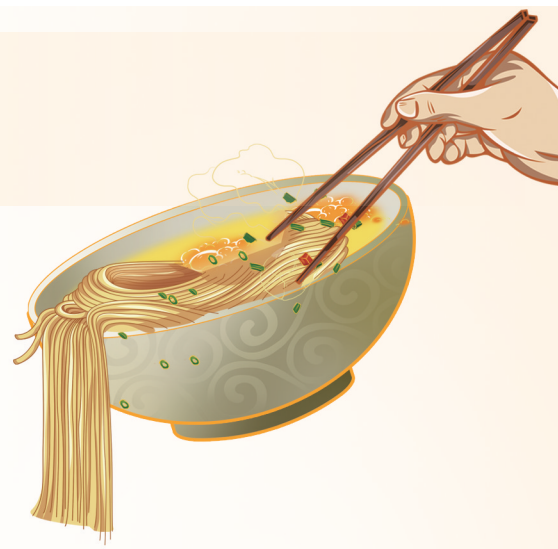
我吃着凉面，想起小时候的事情。小时候，我吃凉面的机会很少，原因是家里穷。现在一想起小时候的吃食，我首先想到的是玉米面窝窝头，条件反射般出现窝窝头拉嗓子的感觉，有点发紧发痒，甚至有刀片划过般的隐隐疼痛感。偶尔吃次馒头，那就是最高级的享受了，哪里能吃上白面面条，更不要说凉面了。

直到20世纪80年代，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我家的日子才好起来。勤劳的娘在照顾好一家人生活的同时，将责任田打理得井井有条。爹所在的食品公司也实行承包责任制，他和几位同事成为第一批“吃螃蟹”的人，承包了冰糕厂，并获得了成功。我们家成为村里第一家买黑白电视机的人家，喝面条，甚至喝凉面，也都不存在问题了。

那时，喝凉面的决定都是爹做出的。记得有一次，烈日炎炎，村里的土路热得烫脚，我们兄弟三个在外面疯玩，回到家时，一个个像泥猴一般。爹仰坐在那把破旧的太师椅上，一边喝茶，一边面无表情地斜视着我们。我们仨正忐忑，爹目光里突然多了暖意，嘴角泛着微微笑意，骂道：“你们三个还知道回来啊？外面可比家里凉快多了吧！大日头没晒秃噜你们的皮，看看你们的脸，快去洗洗吧！”说完，爹扭头对娘说：“玉芝，中午喝凉面，太热啦！”

娘笑着应答。我们仨欢天喜地地跑到院内压水井处，一人压水两人洗脸，再两人压水一人洗脸，水花四溅，嬉闹声四起。大哥再压满一桶水，放到压水井旁边。卤汁、作料，爹负责。他是个业余厨师，刀功好，调的菜味道也好。高高瘦瘦的爹一低头，走进低矮的西屋，里面就传来了菜刀切菜的声音、刀背拍打蒜瓣的声音。很快，生的作料被装到一个个小碟子里，红红绿绿的，煞是好看。熟的卤汁则由娘烧火、爹掌勺制作，生菜入热油、铁勺翻炒，不一会儿，两三样热气腾腾的卤汁就出锅了。爹走出西屋，头上冒着热气，脸上淌着热汗，水洗一般。他抽下肩膀上搭着的湿毛巾，擦擦头和脸，再用力一拧，毛巾上的水滴滴答答落到地上。他看着我们仨，笑骂道：“等不及啦？一个个小馋狗！快啦，快啦！”然后，他志得意满地走向堂屋，一屁股坐回太师椅，椅子“嘎吱”一声响，不知是欢迎还是抗议。爹点燃一支烟，深深吸一口，吐出一串烟圈，又端起一碗茶一饮而尽，随后仰坐着，不再动弹，直到凉面端到他的跟前。

娘负责煮面，面条是她手擀的。面条煮好后，娘捞到一个筐子里，沥出汤水，让二哥端到压水井旁。见二哥端出面，大哥和我一阵欢呼。二哥将冒着热气的、白白滑滑的面条倒入大哥先前备好的那桶水里，面条如一条条小白龙入海，先是上下舞动，后就沉静下来。大哥不停地压水，更多更凉的水注入桶里，一些水溢出，流到院内的小菜园里。我则在压水井和小菜园之间跑来跑去。



娘将面条捞出，盛到5个碗里。她总是先挑出一碗来，放好卤汁、作料，让大哥端给爹。然后，娘和我们仨各自放各自的卤汁、作料，碟子、小碗很快见底。这时，爹总爱在堂屋里大声提醒：“多放点蒜泥，别闹肚子喽！”

吃完凉面，爹还让我们再喝一碗面汤，说原汤化原食。

现在，要弄什香凉面乃至更多作料的凉面，也能做到，只是那压水井里流出的清凉的水，恐怕很难弄到了。爹已去世多年，无法再品尝他做的卤汁、作料了。好在夏天回老家，我还能吃上娘和嫂子做的凉面，不过比爹那时做的简单多了。

“衣食父母”，其实父母给予的岂止衣食？

# 徒骇河里跑货船

○ 任洪军

我家住在茌平区博平镇任何村，20世纪60年代初，我们村在徒骇河东坝开辟了一个小菜园，生产队派我奶奶和一个邻居大爷在菜园里种菜，奶奶经常让我替他们去看菜园。

菜园紧靠徒骇河，南面和北面是一片茂盛的枣树林，菜园的田埂上也有几棵枣树。每到春天，枣树就冒出翠绿的叶子，不久就挂满了像星星一样的枣花。枣花散发着幽幽的清香，成群的小蜜蜂在枣花丛中穿梭。白露前后，密匝匝的枝叶间，一颗颗快要成熟的枣儿随风摇摆，沉甸甸的果实压低了树枝，触手可及。有时，我坐在板凳上就能够到那嘎嘣脆的鲜枣儿。

那时的徒骇河，河水清澈，但河面比较狭窄，水里面生长着很多鲢鱼、鲫鱼和鲇鱼。镇里有一个聋子爷爷，每天都在我们菜园附近的河滩上支起一张抬网捕鱼，有时能捕到几斤，有时只能捞到几条。捞的少时，聋子爷爷也从未说过什么，照常每天支网、收网。

1963年，毛主席发出“一定要根治海河”的号召。从此，全面治理海河的工程开始，在平境内的徒骇河也在治理范围内。当时我们村由于离徒骇河太近，要求全村搬迁，同时搬迁的还有邻村卢庄和杨楼村。开挖徒骇河时，我13岁，在邻村东贾村上小学四年级。每到周末，我就和几个小伙伴去看挖河。徒骇河滩里人山人海，红旗招展，人们挥舞着铁锹卖力干活，挥汗如雨，宏大的劳动场面振奋人心。

加宽后的徒骇河，在博平城东自南向北流过，河水清澈，犹如一条玉带。两岸绿树成荫，绿野千顷，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。

一天，徒骇河中传来几声清脆的汽笛声，越过田野，划破长空，打破了村里往日的宁静。有人惊喜地大喊：“河里跑船了！河里跑船了！”村里的人们听到汽笛声，纷纷跑到徒骇河岸观看。我和几个小伙伴也急忙跑到河边上，只见2艘机动船拖着6艘木船冒着黑烟轰隆隆地从南向北徐徐开过来。等靠近了，我清楚地看到其中4艘船上装的是沙子和石子，另两艘船用帆布盖着，不知装的是什么货物。我们都不知道这2艘机动船叫什么名字，有人就按照汽艇的意思，给这两艘机动船起了个名字——汽船。“汽船”拖着木船行驶，非常壮观，人们议论着、赞美着，无比兴奋。

我当时好奇地问父母：“这船开到什么地方去啊？”父母告诉我：“可能去禹城吧，禹城有火车站。”船究竟去了哪儿，我没再追问。为了多看几眼“汽船”，我和小伙伴跟着它们往北跑了老远。

从那天开始，徒骇河中每隔几天就有货船通过，它们形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，吸引着河两岸的百姓。人们看到了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，也看到了徒骇河发展的美好前景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徒骇河中跑货船，跑了不到两年时间。几十年过去了，当时那种壮观的场景，至今仍不时在我脑海里浮现。

五月匆匆而过，放眼望去，天地之间金灿灿的小麦在风中摇摆。停下车，我沿着小路向麦田走去，每一步都踩出了喜悦。田埂上开着星星点点的野花，可爱至极。我闭上眼睛，用手轻轻地触摸着麦穗，痒痒的，非常舒服。我忍不住弯下腰，细细嗅着。这也太突然了吧，六月的风刚刚来到，麦子就散发出了成熟的

味道。

这一刻，望着无边无际的麦田，我是激动的，是充满敬意的，并不由自主地想起小时候麦收的场景。

那时候，收麦子全靠人工，费时费力，不像现在全面机械化，一亩地不一会儿就颗粒归仓了。收麦那段时间，每天天不亮，母亲就开始做饭，父亲也不闲着，先磨镰刀再解牛套车，嘴里还不停地催促我和哥哥快点起床。我们迷迷糊糊地爬起来，一边挠着头，一边打着哈欠。被强行塞进牛套里的老黄牛，状态和我们差不多。等一切都收拾完毕，才看见红彤彤的太阳跃出地平线。

那时我年纪尚小，干不了重活，只能挎着篮子跟在大人后头捡麦穗。这活儿看似简单，其实也不好干，要不断地弯腰、站起来，再弯腰、站起来。好在我哥哥还不到十岁，身板灵活，捡麦穗的活儿干起来游刃有余。尤其是当大人承诺谁捡的麦穗归谁，等打下粮食可以换冰糕吃的时候，我们捡得更起劲了，简直不放过每一个麦穗。

麦地里是热闹的，随着一垄垄麦子躺倒在地，田间的蝗虫、蟋蟀纷纷逃窜。我追逐着它们，有时偏离了方向，跑出去老远。不过，只要听见哥哥甩响手中的鞭子，我就会立刻跑回来，跟在牛车后面继续捡麦穗。老牛在前面慢慢走，我紧跟其后边走边捡麦穗，一路捡到打麦场。

如今，30多年过去了，老家那几亩薄田仍在。土地越种越年轻，父母的精神也还算矍铄。但反观我自己，却好像是麦田里被风吹走的一粒种子，脱离了土地的滋养，变得干瘪、空虚。

# 生命离不开这片土地

○ 孙利

